

緬甸中國同盟會開國革命史

徐市隱遺著

緬甸中國同盟會革命史纂編處增編

編 下

思明日新書局印行

緬甸中國同盟
會開國革命史

七十
史在銀安署

緬甸中國同盟會開國革命史

徐市隱遺著

緬甸中國同盟會革命史纂編處增編

編 下

思明日新書局印行

敘

專制炎威迫人。法盧騷氏感而作民約。建虜蹂躪人道。黃帝子孫起而倡革命。

天籟自鳴。不擇好音。有由然也。

市隱鄙人。僑居緬甸。四十寒暑。煢煢野火。日月爭光。逐逐野馬。罔兩見笑。才非拿翁。雅愛獨立。情同華師。喜人自由。弱冠時代。聞父老告我亡國慘史。睚眦欲裂。行年不惑。得川士王羣。授我光復真理。如獲奇珍。

民國紀元前四年。丁未暮春。邀陳氏鍾靈仲赫二君。實行革命初點。發起中國同盟會於緬甸仰光大埠。以期義師一起。爲西南邊陲之一助。距爲時春秋纔五度。武漢起義。而大功告成。洗去二百六十八年亡國羞恥。何幸如之。壬子初秋。七月望日。解卸同盟會會長職任。自期可以退隱市場。不求聞達於國事。然往昔與余臥薪嘗膽諸忠實同志。因國事之奔走。被居留地政府拘逐出境者有之。光復軍起爲國捐軀者有之。毀家抒難流離失所者有之。光復後改組時。未再登記。不得享會員權利者莫不有之。如是憾事。烏可埋沒其名。而不爲之表揚乎。言念及此。尤不能不擔任紀錄義務。而藉此以供後人龜鑑也。此編之作。卽本斯旨。余本無學。浮白載筆。固知不逮。誤謬之處。在所不免。亦聊述其愚戇也已。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市隱敘於仰光市場

例言

例言

思明日新書局印行

是編紀事分三時期。一革命思想。二革命實行。三革命成功。
凡關係重大有益國家者。則注意加詳。
對於三期中。或有種族未明。諸多誤會之事。概置不錄。

下編目錄

敘

例言

第一章 革命思想

第一節 興學

第二節 革命萌芽(秦力山遺文說革命凡十九章)

第二章 革命實行

第一節 同盟會實現緬甸

第二節 擴充會務

第三節 籌款捐助

第四節 保妖爲難

第五節 返國實行

第三章 革命成功

第一節 因糧局成立

第二節 派員匯款接應內地

第三節 改組

緬甸中國同盟會革命史

目錄

思明日新書局印行

緬甸中國同盟會革命史

第一章 革命思想 第一節 興學

(一)清廷甲午之役。敗於日本。庚子時期。激怒列強。吾中華民族。幾淪雙重奴隸。於是國內同胞視線。皆曰農工商兵不讀書。不足以保種而復國。興學之聲。達於中外。

(二)旅緬甸華僑。受此影響。遂有興學之熱。癸卯冬杪。即民國紀元前九年。營板榔商暨營緬甸土產郊戶。組織一中華義學於仰光大埠。開課日期。爲甲辰春三月朔日。學生六十餘。公舉林國重 陳金在爲大董。評議員三十二人。芳名載學校記事部。監學杜誠誥。陳甘泉 莊銀安 徐贊周三人副之。斯三副者。另辦一益商夜學。

(三)年終。杜誠誥辭職。以副監爲正。越年乙巳春。陳。莊。從事墾荒於渴恥亞(緬甸務預窺轄)校務由贊周一人主持。年終存查清冊。辦法授中文。學額達百廿人。經費初由板榔公司。外口公司等。贊助巨資。次徵收。板榔 菸葉等捐。

(四)乙巳(即民國紀元前七年)春初(斯時期悉用陰歷爲學年)添授西文。學額倍

增。西文監學。陳順在。林振宗。任之。餘仍舊。仲春中旬。湖南長沙府。秦力山先生。號鞏黃。播革命種子到此。寓陳甘泉處。陳介紹與莊徐相見。一如舊好。陳莊徐等。請其重修中華義學章程。爲民族主義教育。

(五) 中華義學序文

秦力山

天下事樂成易。而投始難。人性狃於故習。大抵如此。是不獨吾華僑爲然也。始爲人類之普通性。卽各國進化之初。其任焉者。亦不知幾經艱鉅。勞心勞力。身爲怨府。守以宏毅。始底於成。蓋此一是衆非之過渡時代。求其能以身爲天下先。而任建設之責者。自非希世之傑哲。誠不足以語此也。仰光在下緬甸之南。華人之旅居其間者。僅七八千人。而此七八千人之中。福建漳泉人亦不過四分之三。以南洋各埠比之。殆在於最少數者。然已能於兩年前。興學風潮未起之時。不假外力。而獨自成一學校。名曰中華義學。齋舍軒敞。光線適宜。(近頃衛生之學日益昌明。謂室內光線不足。則不得以資攝生。而於校中又專重視之。)濟濟祁祁。規模燦備。吾逆料他日此居留地。人材之成就。必言歸而爲開國之元老者。抑或得而爲新世紀商界之大王。則今日學堂中百數十人之小豪傑。正未敢預量。其所至此。不得不全歸功於董事諸君者也。國學就湮。宗教亦替。曲阜一鐸。侵蝕隨之。以東魯達人之邦。衣冠禮樂。亦淪于荒廢。

而變成伊川氏之墟。爲日耳曼人種所征服。然則海田雲狗。上國且然。而望孝經倫理春秋治法。猶存于爲附庸者。蠻烟二萬里之海隅一角。何可得哉。何可得哉。中原文獻已不足徵。浸衰浸微。何問荒服。乃諸君抗志存古。大願發宏。能以尊教之心。寓于獎誘後進之內。禮容肅穆。俎豆馨香。昌平之祀賴以不斬。間可爲翼教之魁傑。輔世之偉民。爲海外各埠教育家之先導者。不佞于遠竄之中。躬逢盛典。得覽自發起以至遂成之記事。始則鼓吹。繼以提倡。有志竟成。蹊徑獨闢。謬承委任。使綴序文。並手述其發達之次第。俾爲一實錄。而諸君一切任勞任怨之經歷。僕亦由是得與聞其顛末。大凡一事成立之後。任事者輒有自忘其前日之千辛萬苦。不益求其進步。而並失其所以維持之道者。諸君矢勤矢慎。有鑒于此。而急欲不佞代述之。示來者以不忘。不以溪谷爲歸墟。必行抵于海而後已也。不佞不揣固陋。僅就今日之時勢。而陳教育之意見於後。以與仰之同胞君子共商榷焉。

今試語人曰。汝之子將爲不肖。將墮而家聲。將坐食而爲國蠹。將蕩盡而財產。將自放縱而爲邪僻。將愚昧而終於困窮。抑將爲亡國之民而見奴於他族。甚至不數傳而斬汝祀。則人未有不大事駭怪而怫然作色者曰。吾以何事而開罪。使君致以此毒口而詛咒我也。則應之曰。吾以愛君故。曰君明明出毒言以損我。

何反云愛也。則應之曰。吾以子姑息之仁。不督責汝子以自立。則吾言必中。而以此一棒醒汝故。此其理固自不難明也。抑天下斷未有自甘其後之不昌者。何以吾華人之不令子弟就學者。比比皆是。則應之曰。以無遠慮故。尼父有言曰。愛之能勿勞乎。蓋世固欲逸之。而反使勞者。人生數十寒暑中。苟非甘爲乞丐。則必以聰明材力而爲扞衛營養之用。而扞衛營養之所需。又恆非恃一人之聰明材力。足以發明其方法者。則自不得不賴前人已經發明者。而爲之輔。則學尙已。洎至人類既多。于是扞衛營養之範圍益廣。遂擴而充之。而爲經國治務。其實經國治務者。則一人自爲扞衛營養之不足。而謀爲公同之扞衛營養。故一人之不能自行扞衛營養者必敗。一羣一國之不知公同扞衛營養者必亡。久而久之。遂立爲定法。使各人于孩童時。即準備其分任公同扞衛營養者之一業。並爲自行扞衛營養之準備焉。身家賴以保存。國務賴以成立。否則不獨難以保存。卽且不能自活。而況當今競爭極烈之世界。尤有不遑寧處者哉。故吾謂中華義學成立後。而仰埠之閩人。猶有忍令其子弟之閒散者。則何異自間接以殺其子弟也。吾以爲仰之爲賢父兄者。決不如此也。

今語人曰。吾過乎叢人之區。見乎總角而嬉游者。蜂聚而蟻集也。此其人或以無人爲之教養。抑或有人而不知教養之法。吾逆料彼他日必爲敗類之馬。將何

以爲防閑之。則其人未有不亂以他語。現拒人之色于面者。曰。吾人自爲教育之不暇。而何暇作他人嫁衣裳也。則應之曰。吾以愛汝故。曰君明明欲我毀私以奉公。何反云愛也。則應之曰。汝苟不速爲之拯救。則是蚩蚩者。他日必波及汝。由于吾告汝以愛人而自愛故。今使盡人皆有職業。則盜賊與奸宄。必無而起。盜賊奸宄之生。其受害者。決不爲彼同類而爲尋常之富室。其所以波及者一。以堯舜之聖。尙生出不肖之朱均。則斷難自信子孫之克肖。自來敗家之子弟。其惡習皆自此輩薰染而來。其所以波及二。以中國人多下流。而文明國之所以相待者。輒另出一種之苛例以限之。而不得以限制一等人之故。別爲寬待。其餘玉石共焚。同歸于盡。其所以波及者三。第一則害及其身。第二則害及其子孫。第三則亡國之慘。滅種之痛。皆由是而生焉。夫西洋各國之民。立學堂。端賴富室以爲之擔任。而不聞其以此而致貧。美國大富豪。每多捐入於慈善事業者（西洋人所爲慈善事業。大半皆投費于教育者居多。比之吾國慈善家。以貲金養成無數之惰人者。正自有別。）其額超出于國家歲入之數倍蓰。而其富日增。以視吾人終歲勤得之餘。留爲子孫以爲游蕩費者。正自有間。吾觀於仰埠中華義學。捐集義金之踴躍。可見諸君見理之真。特於此反復詳論之。願諸君勿以此爲足。抑亦願吾同胞悉知此義。知急公則所以保其私。而吾民

族之新教育。將普及於海內外矣。且夫廿世紀者。行強權與帝國主義之時代也。天演之說。日中於人心。黃禍之言彌增。其嫉妒。以美國之捫羅主義。亦一變而突飛。經檀香山。菲律賓。而將染指於東大陸新世界。獨我睡獅未醒。局促於羶胡野種之治下。彼不爲吾民謀教育。而我民方自爲之。彼近者猶以收復貢院。亂吾民之心思。其民間教育之著有成績者。輒百計鋤之。使勿底於成。此皆彼族排漢嫉漢之意見。將以終困吾人者。競爭之現象。其相逼而來者既如彼。而彼所以斷送我前途者又如此。轉不若仰地諸君得施教育之自由。倘曰中華學校之不能規模日啓。則內地之呻吟於苛暴之下者。斯愈難矣。今天教育者固必有一主義以行之。小學校所授之歷史學。國文學。修身學。地理學。讀本中其出於立憲之國民者。必於此喚起國民之精神焉。彼歐美日本之人民。非其腦獨強生而則知愛國也。惟自入學之日起。其所以觸於彼童之眼簾者。無非使之獨立不倚。以摒絕服從奴隸之根性。不佞留學東瀛。見彼垂髫之子。知言征服俄國。歎爲絕特。以爲彼生而卽爲軍國民。及得見其小學讀本。始知其中言俄爲日本不共戴天之仇。然則日本之得勝俄。豈惟是恃船堅砲利。與滿洲數十萬軍士一勇之氣哉。苟非積之有素。則其成績。決不至此。故吾人欲望此可畏之後生。他日出而爲國干城也。則亦必有以激起其亡國之隱痛。與復仇之熱念者。

彼夫內地教育之主義。仍以尊君親上四字。爲專制國籠絡百姓之不二法門。將見禹域所有學舍。悉將爲他日新奴隸之製造工場。其所以愚我未來之國民。其慘酷殆有過於凌遲與大辟者。今若欲以矯其弊。非望之海外諸君。而誰屬哉。仰埠董事諸君。當亦聞吾言而興起矣。近頃不佞見一論說。曰排漢政見書。爲滿人之留學日本。名爲良弼者所作。其言曰。內地各屬學堂。當定新規。不許漢人學有用之學。其留學外洋者。不許其學政治與海陸軍。又凡可以經國與治生者。皆限制漢人。不使之學。其意將使吾民不有政治思想。以免與之爭政權。漸無以自謀衣食。馴至而絕四百兆人之種。諸君諸君。試問該蠻族已與我生此惡感情。吾人猶得與一朝居耶。近者駐日公使楊樞。已承政府之命。商之目政府。轉飭該國教育家。毋以政治之新學說教我留學生矣。此爲良弼政見施行之第一着。吾料以後良弼之政見。將逐漸而施行之。而吾同胞之漢奸梁誠（駐美公使）。復奏請設立貴胄學堂。使滿子弟。習海陸軍。以壓制漢人。傳虎以翼。而吾漢人不得與學焉。吾不知仰地同胞得此一警。其又將以何意見。以期擴充與整頓此中華義學者。吾不禁頂禮以祝之曰。中華義學萬歲。學生萬歲。仰江商董萬歲。

序者又言曰。創作每生於感情。感情則生刺激。刺激者卽外來之惡現象是也。感情者。卽感此惡現象而有所難堪是也。

諸君以故國之淪亡。受風潮之衝激。情動于中。不能自己。而此之義學。賴以成立。則吾又有以爲諸君進者焉。夫刺激。有生自歷史上者。有生自地理上者。仰江歷史上。吾人之刺激爲何。則中國民族史之終編。大書而特書之曰。永歷帝被清兵迫而入緬甸。又曰三桂弑帝。蓋即吾漢民族三千餘年古國之自此見滅是已。仰江地理上。吾人之刺激爲何。曰。此即英國經營中國腹部揚子江流域之根據地是也。不識董事諸君。觀過去而察未來。其將何以維持此初心。使此學校立于太平印度兩洋之風濤簸蕩中。而有以挽神州之陸沈耶。

(六)歲次丙午(即民國紀元前六年)。爲中西並授第二年。辦學人員。意見叢生。捐款日見短少。年終中西教育分離。於此時期。學生得新智識毋論矣。董事中或明白種族心理者。大不乏人。於是遂分新舊黨派。徐贊周以辦事棘手。秋杪解職。

(七)同年冬十一月朔日。將益商夜學改日學。經濟毫無把握。贊周當義務教員。開課日。所授生徒二十六人。其主要。授以實行民族主義。以普通商業工藝爲輔行。一月開銷祇一百廿五盾。由雷榮南財政處支取。除校舍租金五十盾外。餘七十五盾。連宿舍生四人之膳費。(即陳漢生陳得勝陳福瑞徐生堂等)足見當日經濟之窮困。董事 魏聲畝 雷榮南 陳江西 陳栽春 陳文瑞 張永福

莊銀安 陳就正 陳甘敏 陳朝初 張文泰 張松仁 凡十二人。

(八)丁未年。暮春三月朔日。附設同盟會支部於校中。學生民族思想益見發達。心理稍明白者。亦多送其子弟入學。足見其良心發現之一班。收容既多。辦事人員。不得不增加。夏四月。添聘陳仲赫。爲義務教員。秋七月。再聘曾璋清助教。

(九)戊申曾璋清辭職。改陳允洛爲主任。學生已達百餘。助教加聘 周希堯 周志忠 兩人。規模既大。經濟益形緊張。雖行減政主義。實難彌補其萬一。同年初夏增添工藝。兼授生徒實用印刷。以圖經濟有所把握。年終學生增至百六十餘人。可充工藝者。凡十餘人。

(十)薩君陸爲滿清視學到緬。中華義學。改中華學校。隸其轄下。薩且爲該校籌得巨資。於是中華義學遂忠孝滿清矣。次及益商。使者往返數次。冰炭不能相投。絕望而止。及是時。益商學校。得本埠乾利公司諸股東(林榮朋陳守金陳金在陳妙生陳其郁陳文造)垂愛。每月捐助二百金。又德隆商號。曾廣庇翁每月捐助六十金。斯條至茲未已。乾利因解散。停捐多年。

(十一)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義武昌。佳音一到。全緬與滇邊永昌一帶。軍政府所用印刷品。多出益商學生之手製成。其工作夜以繼日。不求工值。大功

告成之日。緬甸中國同盟會支部。僅貼益商學校七百元。以作買紙墨之需。斯校由降生之日起。南北統一之日止。由夜學而日學。統計凡八年。今改爲中華共和學校。曾載冊於南京臨時政府之學部。

(十二)所授生徒。亦同上年紀計之。凡五百餘人。能竭力黨事者。當推張朝樞、陳清楚、陳麒麟等。餘如功課畢。盡力工作。謀校費之贊助。且有陳漢生、陳福瑞、陳得勝、杜天運、李謹諒、陳瑞璧、陳福忠、張耀琪、連山等。

第二節 革命萌芽

(一)乙巳冬十一月。干崖(滇邊)土司。刀安仁(原姓希)。遊印度。途經緬甸。與丘仁恩遇諸途。丘見其有民族思想。及至仰光。介紹與陳甘泉、莊銀安、徐贊周等相見。各傾吐心腹。兩情至投。刀歸時。陳、莊、徐以滇中大事屬刀。刀慨然以爲己任。

(二)丙午春二月。秦力山先生。爲革命事業復至此。寓甘泉處。代改中華義學章程。以民族主義爲宗旨。著革命箴言廿四章。凡六萬餘言。登仰江新報。僅刊十六章。風動一時。後來造成華僑實行民族革命。實基於此。餘八章不得刊完。爲順民派所盡惑。致連底稿付諸洪喬。大爲憾事。

(三)秦力山敬告同胞文凡五章

敬告緬甸之同胞一

秦力山

著者非閩粵人。不能作長言之演說。塵諸君清聽。又以不欲爲人所知。然北望宗邦。暗無天日。旅行至此。而一掬亡國之淚。更不可遏抑。頃於本月初五日。繞馬來半島至此。訪問邦人士。在仰光一埠者。雖不及萬人。然合緬境內計之。當不下十萬。夫十萬云者。則四百兆中千份之一也。諸君文明之程度。雖非僕一時所能盡知。然芻蕘之言。正不得不急急貢獻于衆視者。僅就所欲言。逐日投稿於仰江日報。幸諸君登焉。

諸君經商緬甸。海上之隔故鄉萬餘里。陸地不通行。故雖國境伊邇。視故國民生國計。恍惚桃源秦隱。漠然無所喜感。誠以本國政府無力足以保護商人。而本國人之習慣。又原以身家爲政府之附屬物。以政府爲國家。自與政府不相往來。遂一意專心於實業。國權之進退消長。遂非其所用心。於是本國之歷史。亦以無用而被棄。此勢所必至。不足駭怪者也。惟自歐風美雨近逼遠東。故國版圖。日以侵削。昔之緬甸。本我附庸。今我本邦。將爲緬甸。此等之晨鐘暮鼓。在本國各報紙到處暢言之。此地不當海道之要衝。想諸君不常觸目。則驚心亦少。諸君若一攷查中國之史書。將見愛國之盛心。必更有甚於他埠之同胞者。僕敢斷言之也。請略言之。今日諸君之視緬甸。必曰數十年前。緬甸爲我

之屬國。今則移贈英人也。而抑知數十年前。緬甸并非我漢人之保護國。我漢人之性命土地財產。一舉而屬之滿人。我漢人與緬人同爲滿人之奴。世豈有爲人之奴。而復以同輩奴而遽爲己奴者。是數十年前。緬甸尚有國。而我則已於三百年前亡之。緬甸猶愈於我。安得漫以彼爲我之附屬品耶。既非我之屬土。則其存也聽之。其亡也亦聽之。故諸君身旅緬甸。而不動權利喪失之感情。自外人言之。則曰諸君無愛國心。然僕固深知不於卿事。亦逆料諸君愛國之熱心。異日必有冠絕於亞洲者。則以諸君未嘗攷究歷史。與不知內地亡國之現象。若一知之。則諸君皆爲新國家實業界之干城也。

當明末。李賊作亂。吳三桂以明之武弁。奉職於山海關。其愛妾爲李黨所擄。遂借兵於滿人。入關勤王。不料滿人入關後。竟覆明之宗社。而我漢三千年之古國。四百兆之秀民。遂塗炭於腥氈陋族之刀兵水火。永劫不復。至於今日。我同胞諸君等。亦會知我大漢最末了之皇帝。被絨於何地乎。則離瓦城六十里之地也。我固知諸君不知此事。若一知之。則必痛心疾首。共同興亡國之悲感者。吾大漢之亡國在此時。卽失緬甸之藩屬。亦在於此時。非英人之掠我也。以上所言。因歷史上之感情耳。至于現在切膚之痛則尤有甚者。數十年前之安南 暹羅 緬甸 台灣。今日蒙古 西藏 皆滿人管轄之。滿人不惜。以之

爲饋贐。一爲西洋人殖民之後。則其人狼狽不可言狀。若以他地言之。則非諸君所知。諸君獨不觀緬甸爲亞洲之一大米倉(極言其出米多)。而落得今日之結果耶。諸君諸君。亦知我內地有已成爲緬甸者(謂膠遼旅大等地)否。有將盡成爲緬甸者否。雲南鐵路若成。則雲南指日成緬甸矣。福建廣東各省之鐵路。亦將速成。將次盡爲緬甸矣。覆巢之下。必無完卵。恐異日諸君將袖手旁觀。經商海外。亦有所不能也。僕以此作爲演說。聊當盡言。此爲其第一篇。其他則作爲第二三四五續出。言者無罪。諸君其有首肯者乎。

敬告緬甸之同胞二

今日我同胞經商於外洋者。不過數百萬人。而此數百萬人之外。彼之家居於內地者。恆日日爲滿政府縱虎狼官吏。日日吸削其脂膏。以爲頤和園荒淫之資。舉所謂曰錢糧 地丁 進口 出口 釐金 鹽課 鬻官 賭餉 煙捐 屠捐 房捐 及一切敲精吸髓不可思議之勒索。吾民實已疲爲奔命。每飯不飽。兒啼婦怨。雞犬不甯。其得從容逸豫。遂什一之利於商場者。惟有海外之諸君而已。然而海外諸君。并不可一概論也。南斐洲之華工數萬人被種種之凌虐。鼎鑊如飴。求死不得。舊金山 新金山 以及澳美兩洲。其他各屬地我華人常花數百金之船紙。費時閱日。行抵一埠而不能登陸。今則就最近荷屬各埠言之。

而有所謂入境紙出境紙。種種苛例。視吾民若牛馬。想亦爲諸君耳所習聞。不以鄙言爲妄造者。則以商界比較之。亦絕未有爲諸君在英屬各埠。自由貿易之從容逸豫者也。迴顧內地之同胞如彼。橫覽他地之同胞又如此。則諸君何幸得脫苦海。而適此樂土。予常爲諸君言之曰。緬甸一地有同胞十萬人。蓋十萬大者。卽中國四百兆四千份之一。今若以勞逸苦樂比較之。則以緬甸同胞之力量。而加之以深明公理。急公好義。其必奮發有爲。而勉赴國民責任者。我知其所必不辭也。以上所言。但就諸君義務上言之耳。抑或諸君非盡出於閩粵兩省者乎。近日波羅的海艦隊東來。久逗遛於赤道北二十度內外一帶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今日飛一電至。曰。將攻福建之金門。明天飛一電至。曰。將佔廣東之瓊島。夫彼兩省者。非諸君列祖列宗邱墓所在。而有父母妻子兄弟以聚族於該地者乎。桑梓之地。釣遊之鄉。倘使諸君他日衣錦榮旋。而江山易主。無國可歸。則他日被逐。如猶太人者。將不能免于緬甸之十萬同胞也。然或者猶爲諸君畫一計曰。將終老是鄉可耳。四海爲家。何必故土。殊不知諸君今日之可晏然經商於此者。則以尙有此野蠻政府之存。其亡國之紀念。不過爲吾人一隱痛。而尙未全暴白於世界。僕於七年前留學日本。其以亡國奴。豚尾奴。滿人奴而相嘲者。則日日來刺激於吾耳。吾恐一旦大局破裂。卽彼印奴。黑奴

亦將以亡國先進而見誇於我。且諸君獨不聞滿洲開戰以來。日人恐一旦戰經年。兵費多糜。國用支絀。而謀所以擴充其商務者。致不遺餘力乎。至以生計界言之。英倫爲商界之先進國。無論已近頃十年來。西方之德意志。東方之日本。彼工商界之在太平洋。印度洋沿岸者。其增進如火之燒。如潮之湧。仍復出一發明商界魔王。拖那斯者之美利堅。挾長袖善舞之技。眈眈虎視。欲盡壟斷全世界所有之財權。然則吾商界同胞。而欲以所有之能力。長插足於商業競爭場。以與彼輩分其餘瀝而食之。得乎不得乎。諸君則不爲國家計。獨不爲子孫計耶。

敬告緬甸之同胞三

第一篇備述歷史上如何。啓吾人之哀痛。第二篇備述海內外現在吾人之危機。吾恐同胞諸君或起而責我曰。汝但知以悚論危言擾亂吾輩之腦筋也。安見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不有發奮爲雄。足固吾圉。使吾輩得優游以蒙其餘澤者乎。自以爲憂之深。而慮之遠。吾以爲太多事矣。曰。是又不然。國也者民之積也。民財足。則國富。民氣振。則國強。民之道德智識程度日高。則國家號稱隆治。今吾人不能自立。而徒欲承他人之庥。積衆憤而國貧。積衆敗而國弱。積衆人之澆薄。而國家號稱野蠻。倘使諸君而言曰。吾不過四千份之一部。苟

有三千九百九十九部。足以駕此一份之上者。則此一部于國家之存亡。有何關係。然使此三千九百九十九部。皆如此一部之所云云。則我國家其終不昌矣乎。雖然。吾亦不必盡以危言悚論而爲君等進言也。今試取一人所樂聞之譬而更陳之。蓋義務者。權利之投贈也。權利者。義務之報償也。不有投贈。焉有報償。今以交易喻之。苟不有物與力或智識。而與于人。則安得而取人之代價。(代價者買物所得之金也)。夫人民之與國家亦若是。則已矣。故我中土而不立國則已。中土而可立國。他日必成一立憲國家。開議院。設代議士。以與聞一國之政事。而得立法上之無上上權。若諸君竟置國事於不理。則他日功成事定。此之一席。諸君將何由而得之。吾恐當事者。卽念同胞之義。以分其權于君等。君等亦無此力量而得之(說見後篇)。吾嚮者述海外他埠華商。每爲外人所苦。其所以致此者。則以無國家之保護。今卽有文明政府。于國際上得有勢力。其力量原足以保護商人。而其握政權之人。與君等素不通聞問。則商情之艱苦。既非彼之所知。而君等欲責彼以時時爲之盡力。亦多有未便。何也。不能分盡國家之義務。而欲分享國家之權利。吾恐君等將無以自解。於他日議會議員之漠視也。且也。今吾人之終能保存土地生命財產與否。則專視乎能立國與否之一問題。吾人之能立國與否。其問題決不在乎現政府之能否改革。而專在

乎吾國民之能否自立。吾人之能自立。則專賴海內外之國民聯絡一致。先謀養成任事之人才。兼盡力乎所以立國之基礎。譬之日本與俄國戰爭。日兵士荷戈赴於滿洲之野者。不過五十萬人耳(日本四千萬人此不過八十份之一)。而其任國債與任恤兵費者。全國男女。無不拔簪投珥。圖所以爲軍國民之後援。然則捍患禦侮者。非全國所屬有生之倫例。當各盡一份之責任者哉。噫嘻。觀於日本之興。與吾國之所以亡。全在於國民之振拔與不拔。全在乎國民之有公共心與無公共心。非偶然也。

鞏黃曰。四百兆人者。四千個十萬之積也。以吾四百兆與滿洲之五百萬人競爭。卽十萬人者。所以對彼之十二人。強以四百兆與全世界千六百兆人競爭。則又當以一人敵四然。內地之漢人多數皆倒戈而附於滿奴。或反對於滿。而爲其所限制。故他日彼多數人之生存。實賴今日此少數人之拯救。然則吾緬甸十萬同胞。苟非一以當百。何能免我國家被淘汰于天演界哉。然而諸君之所以盡其義務者。吾尙未之聞也。

敬告緬甸之同胞四

自物競之學說發明。始知有生之物。其所以得而生存者。皆由于爭競。上古時代。不知尙有若干奇禽怪獸。與今日不經人見之高等動物(卽人類與近於人類

之物。因彼此相持相擊。其劣者敗而絕跡。其優者勝而長存。始則物與物爭。繼則人與物爭。終至人與人爭時。則家與家。族與族。國與國。種與種。或爭之以兵力。或爭之以商業。或爭之以學術。無論用如何爭法。其敗者皆足以破家。滅族。亡國。絕種。今日世界之大種。號稱五色。其三色已成過去之競爭物。不旋踵則將至於無（今日斐澳美三洲之土人已逐漸減少）。其相持未至十分勝負者。則黃白兩人種是已。而其地大人多。足以代表黃人者。厥爲中國。抑自帝國主義之行。各國皆以商業將覆滅人國。領有其地之先驅。其最表著者。則英國之東印度公司是也。嘗見英人所屬之殖民地。其本國之駐在者。輒不滿於五千。故以緬甸之同胞言之。則較他埠之同胞。雖不得不謂之少。然於商業上與政治上之成功者。倘以英人比擬之。則我黃人必不能與彼族爭。與我種他目之必與埃及古骨同貯于倫敦博物院中。以爲攷古者憑弔之資者。又其可斷言深信也。對此茫茫。能毋百感交集乎。

雖然凡各國商人得以奏功於他地者。自不得不有一文明政府爲之後援。吾人既以狗種而握政權。自不有收功異域之希望。蓋進步之通路。實爲彼以障礙之故。我海外同胞而苟望國家之生存。并以爲異日進取之地也。則不得不回頭。而先去其保障者。復在賈其餘勇。於大地蠻觸之場。若諸君真能知此辦事之次序

而實行。則黃白競爭之世界大舞臺。未知鹿死誰手。陸沈之禍。可以弔矣。且夫吾人之所競爭者。非同於鄉鄰鬥狠也。而全在於智識道德之高下。故雖親若父子兄弟。亦必不肯相讓一步。則對於外者。或相差甚遠也。故仰地之同胞。對於他埠之同胞有競爭。對於內地之同胞亦有競爭。合四百兆同胞。相磨相蕩相提攜。然後對於同類之國（即日本等）。足以固吾疆圉。再合亞洲各國相磨相提攜。然後可以與虎視眈眈。而欲於歷史上博最終之勝利者之亞利安人種也（即白種）。于道德上競爭之。于學術上競爭之。使黃種與中國繼續承承。越世界累年。立于不敗。豈不懿哉。

鞏黃曰。對外之爭。着着失敗。無論已。若對內之爭。則川湘浙鄂各省。自開鐵路。而福建無起者。廣雖能自爭之。而無成績。長江流域之工商業。亦日有起色。而閩粵亦無聞焉。其他教育界（合留學與學堂併計）。政治界。軍事界等。閩粵兩省皆瞠於若後。嗚呼。我緬甸十萬之同胞。非盡出閩粵者乎。何競爭二字之不適於閩粵也。

敬告緬甸之同胞五

嗚呼。調查三百年以來。刑罰稅斂之浩劫。橫覽海內外同胞。顛連困苦之災殃。預料二十世紀。吾儕人種競爭之危迫。鄙人之勉力成此四五千言。貢獻於諸

君者。豈唯是爲茶餘酒後閒談資料之一希望哉。諸君視故國之烽鶴。與未來之險戲。一若隔岸觀火。與瓦上驚霜者也。則鄙人此數日。脣焦舌敝。筆枯墨涸之結束。亦猶之乎有賊人入室。狗力吠之。聲爲之喑。主人高臥不起。一任賊之竊取。而不顧惜。甯得以伴爲不知。而自謝乎。然則諸君若忽然置之。則亦非人心矣。

然則諸君現在之責任爲何。一曰興辦教育也。鄙人在香港時。則略聞仰光中華義學之名。心焉慕之。及觀光至此。而頗惜所見不如聞矣。以百餘人之中學校。而不得一完全之體操場。且并學校制服及體操服亦無之。其他各普通學所有者。亦不過十之一二。吾非不知當事諸君。已不知幾經艱苦。始得建設至此。卽有今日。亦非易易。然全埠人之已膜視教育。已可從此想見。諸君今尙不努力。以謀培其根本。將待之何日耶。前年吾鄉友人。胡君元炎。自日本歸里。盡毀家產。以興教育。頃購湖北彩票得十萬金。又盡投入學校。以爲維持費。夫胡君寒士也。其蓄貲不及仰光一少戶。而其能若此者。各報盛稱其慷慨赴義。然自鄙人觀之。則無所爲義也。不過胡君得知大體。較諸君爲操勝算而已。何也。吾人之見解各爲其子孫耳。與其以金錢于子孫。而令成一廢人。孰若以學問與子孫而使成一善士。胡君亦有子孫者。胡君之子孫。亦得入學以共享教

育之利益。何愁其子孫之不昌。而又得以博赴義之名。胡何樂而又不爲此哉。由是觀之。使吾緬甸同胞。而能盡如胡君。則彼中華義學者。不過萬份之一耳。我知仰地諸君之所成就者。又不僅在教育一事矣。

二曰聯絡聲氣也。既培植有人才。則英雄必謀一用武之地。吾人他日之成功。不得不恃內地以爲基礎。苟一旦漢人得志。則政治與實業上之利益。吾人必得而共享之。吾苟智識不足以及之。則自不得入其中以溷事。一無政治上之智識。必不得而爲議員。前以略爲提及。若資格可以企及。則中原一鹿。仰之同胞寧得自甘向隅。而不嘗一嚮耶。然苟與內地志士不相聞問。則興衰成敗皆不知之。新建國之人民。視君等非局外耶。至商業上之利權。則現時內地鐵道。鑛山。田地。工商業等。着着皆漸陷于外人之手。其利益皆什百倍於海外之營業。舍已肥而芸人之瘠。諸君當亦自笑其拙。爲今之計。正當設一大公司。派專員入內地從事調查。且與海內外各埠。通同一氣。以奏實業上之凱歌。則諸公匪獨義不容辭。抑亦以大利所在。不致辜諸君之熱腸者。至於政治上之運動。則仰江風未開。想諸君必河漢吾言。則毋甯待之異日。吾正不知君聞吾言。果有何感情也。猶太與波蘭。同受俄羅斯之壓制。羣思有以脫其困苦。猶太爲最富之人種。波蘭則以武力與堅忍見稱於亡國史焉。然而合兩種人之力量。加以

無政府黨之英名。卒不能顛覆其王家。則以政府文明之程度既高。勢有所不能也。吾國則瓜分之禍近在眉睫。政府之能力雖薄弱。而頗欲用西洋物質之文明。無論政府之興亡。料五年以後。彼等必足以制我于死地。雖有金錢。必為猶太。雖有武力。必作波蘭。而况吾人之金錢。并不如猶太。武力之并不足以為波蘭耶。故興作之機會。必當限之以五稔。諸君聞吾言。而有所思耶。抑付之一笑。而以爲多言耶。然則吾安得不號呼於諸君之前。而冀或一聽耶。

(四)革命箴言

鞏黃秦力山

吾滯仰光二十日。瀕行。仰光之仰江報記者。蕭小珊君。走送千贊周之家。余曰。貴報宗旨正大光明。望力維持之。毋使中變。則他日倒滿立國。未始非此五寸之管居然當毛瑟四千也。記者則應之曰。謹受教。雖然。閱報者之腦質尙未有一線曙光。同胞猶死守於極東之宗教與倫理。其對於羶胡政府感情。至今未變也。誠如是。則吾人一身鮮不爲衆矢之的。鞏黃聞此言。不禁淚涔涔下。曰。吾今而後。知國家之亡。全不由于人之侵襲。而鮮不出於自亡。抑一族之人民。不患在於權利之喪亡。而患在乎精神之奴隸。我同胞其猶有未醒者歟。則請觀乎吾之說革命。

革命云者。英語謂之Revolution。猶之乎星辰日月之運行。春夏秋冬之代謝。

與反叛二字。絕不相混。而爲一獨立之名詞。英語之反叛爲'Rebellion'。吾人若以革命爲反叛。則大誤也。蓋革命雖爲一特別之名詞。而置於名詞之上(即作一動詞用)。適成爲一動詞。譬如「食」字然。有時用於食飯。有時而用於食其他之物品。食字不徒用之於食飯也。革命云者。亦若是則已矣。譬如「打」字然。有時用於打人。有時用於打其他之動物。打字不徒用之於人。革命云者。亦若是則已矣。故吾輩若釋革命二字。當分爲廣狹二義。其廣義爲何。今試有一物於此。其全體尙未破壞。而有一部分之喪失或糜爛。吾人爲彌補之。或更易之。使成一完全之物。是之謂改良。有一物於此。其全體皆腐敗。或腐敗其大半。今欲修補之。反不如更張之。其費力既省。而效力益神。於是乎棄此而另置一物。其義直同于革命。今略數其事。路德以舊教之腐敗。起而號呼奔走。創立新教。於是有宗教革命。華盛頓以美利堅不堪母國之壓制。不憚艱難險阻。脫專制之羈絆。以建立共和國制度。於是有君主革命。年代愈降。公理日昌。萬事盡新。文明漸啓。氣機出。而工藝革命。解剖興。而醫學革命。論理學明。而文學革命。均產說起。而社會革命。輪舟鐵道出。而交通革命。甚至移接之術啓。而有生之物。亦變其本來面目。而動植物亦可以革命。無論一事一物之微。一學術一制度之鉅。凡頓改其舊觀者。無不可以謂之革命焉。